

别了，夏日的绿茵……*

〔苏联〕 查·伊 斯 哈 科 夫
艾·伊什穆哈梅道夫

戴光晰译

春天的汛雨欢快地击打着年代已久的产院的铁皮屋顶，雨点把刚长出嫩叶的颤悠悠的丁香树枝压得微微地垂了下来，水柱顺着槽沟轰隆作响地流进了排水管。斑鸠鸟竖起了羽毛栖息在房檐下。雨水淋拍着陈旧的墙垣，洗涤着根框剥蚀的三扉窗的玻璃，象是在玻璃上蒙上了一层飘拂的轻帷，使人看不清窗内的动静，只听见妇女在呻吟，医生在说话。

从窗内传来的妇女的一声喊叫，使蹲在潮湿的黑暗中的斑鸠不由得颤抖了一下。紧接着又传来新生婴儿一声刺耳的尖叫，随即又响起了第二声。

一个女助产士从两个产妇身旁走了开去。

“好，这下完事啦……”，一个产妇轻松地舒了口气。

“您生了个什么？”她问邻床的产妇，她的声音由于喊叫而变得嘶哑了。

“男孩……身上还有个暗痣。”邻床那位产妇低声地说：“您生了个女孩，很好……”

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俯身在桌子上，给两个新生婴儿填写卡片：

“1951年5月14日，8点30分……”

另一个护士把漆布做的牌号套在两个婴儿的手腕上。两个新生婴儿紧挨着躺在一起。他们的小手指下意识地缩紧着，象是要去抓什么。两只小

* 选自《苏联电影文学剧本选集》1984年第1集，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莫斯科，1984年1版。——编者

小的手无意间搭在一起。小男孩目不转睛地望着小女孩，突然，仿佛微笑了。

“象是一对恋人！”护士笑了。

一个星期以后，生小女孩那个妇女从产院走了出来，她身穿一件有垫肩的中国丝绸连衣裙，她的丈夫穿着一条茧绸裤子，一件领子上绣着花的丝衬衫。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婴儿。从一辆停在不远处的浅蓝色胜利牌汽车上下来几个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和两个小男孩，他们迎着父母跑来。父亲弯下身去，掀开绣花婴儿包布的一角。

“你们的小妹妹，”他对孩子们说：“要爱护她……”

一家人坐进了汽车。胜利牌小卧车开动了。车子在一对年轻夫妇身旁开过去，那个丈夫也抱着婴儿。女的看着丈夫弯身俯视婴儿，微笑了。

“把他们也带上吧。”小女孩的母亲说道。“她在产院病房里和我是挨着的。”

丈夫不乐意地看了妻子一眼，但他把车停了下来。

那对年轻夫妇坐到了后座上。

“你们打算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小女孩的父亲问道。

“法里特，”年轻的母亲微笑着，“为了纪念爷爷。你们打算起个什么名字呢？”

“乌里法特，乌里法特霍恩！”父亲骄傲地回答道并看了女儿一眼。

胜利牌汽车庄严地沿着处处是平房的塔什干的布满绿茵的街道开动着。在街上行驶着的还有：胶合板车帮吱吱作响的吨半卡车；在拐弯时吱吱响的铃声叮当的高大的红色电车；发出不同调门的喇叭声的各种名牌小汽车——“M牌”、“胜利”、“莫斯科人”。城市的显要人物——一个留着小胡子的警察，威风凛凛地指挥着交通。他向乌里法特的父亲敬了一个礼，这位父亲报之以微笑。

在一条周围栽着枝叶繁茂的橡树并铺着鹅卵石的僻静的小街上，小男孩的父母下了车，他们朝着一扇深色大门走去，这是一所普通的塔什干住房，院子中央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

胜利牌汽车又往前开了不多远就停在一幢盖在高高的地基上的坚实的房屋前，喇叭声大作。一个恭顺的年轻人打开了宽阔的大门，汽车嘟嘟地开进了院子。

半年过去了。已是雨雪泥泞的塔什干的冬天。法里特的父母居住的那间屋子不大，陈设也很简朴，但却很舒适。挂钟滴答滴答地均匀地走着，留声机的黑色圆盘唱片中发出一个悦耳的声音在讲述着故事。法里特的母亲坐在黄色的灯罩下织补着一只短袜，直把袜子往灯泡跟前凑。她听到敲门声。

进来了一位女邻居，这是乌里法特的母亲，她抱着乌里法特。

“请进来。”女主人轻声地对她说：“把她给我吧。”

乌里法特的母亲把孩子交给了她。

“你们这儿好冷……”这位客人说道，瑟缩地扭动了一下肩膀。

她走到反光灯旁边，开始烘手。

“主要的是，这儿还不潮湿。”法里特的母亲一边把裹着的小女孩解开，一边回答道。

她松开上衣给乌里法特喂奶。小女孩大声地吧哒着嘴，吸吮着奶水。

小法里特在小床上醒来，两眼盯着正在喂奶的母亲。他把一个发出响声的玩具摔了。乌里法特回过头来微笑了一下，又转过去吸奶了。

“我和我丈夫说了，”乌里法特的母亲说：“关于工作的问题。他为您的丈夫找了一份很好的差事。工作不繁重，隔天上班，报酬不低。”

“谢谢。”法里特的母亲回答道：“他现在在医院里。”

“又住医院啦？”乌里法特的母亲感到惊讶。

“是啊，伤口开了，这该死的伤口……”

“一切都会好的，上帝保佑。”乌里法特的母亲安慰这位年轻的妇女。“瞧我给您带来了点东西。”她解开一个包，把一些饼、一钵羊肉抓饭放到了桌上。

“您这是干什么？！”女主人不好意思起来。“这可不兴。”

“不，不，拿着。我们是邻居……您还得喂两个孩子。”

“谢谢。”法里特的母亲微笑着。

又过了四年。

幼儿园的音乐教室布置得一派迎接新年的景象。一条横幅挂满了一整面墙，横幅上写着：“迎接新的 1955 年！”从天花板往下垂挂着棉絮做的雪花和纸片剪的冰柱。一个女教员扮演的黏着大胡子和鬓须的严冬老人在枞树旁跳着环舞。随后一群雪花姑娘也在枞树旁旋转起来。

家长们坐在门边低矮的长凳上，乌里法特的家长也在其中，他们深为感动地鼓掌。乌里法特的父亲碰了一下妻子的肩膀，示意她朝门边望去，只见法里特的母亲站在那里，头上裹着黑色的三角头巾，身穿黑色的丧服。

手风琴手奏起了古老的巴杰格拉斯舞^①的旋律。法里特拉着乌里法特的手走了出来，他们向枞树走去。舞蹈开始了。法里特单腿跪下，由于用力，他把舌尖都伸了出来，乌里法特围着他轻盈地旋转着。

法里特的母亲注视着孩子们，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法里特和乌里法特的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已经飞逝。留下的只是一半已经磨损的回忆之页……

……学校上课的第一遍铃声。法里特和乌里法特并肩站在一年级生中间。小姑娘手中拿着花，肩后背着一个新书包。法里特用手指摸了一下这个漂亮的书包，把自己那个用旧了的背包朝背后推了一下。

……炎热的夏日中午，法里特坐在老苹果树的枝杈上，把一只熟了的安东苹果直往怀里塞。乌里法特在下面替他望着风，她惊恐地朝四周张望。法里特坐着的干树枝断了，他喊了一声，便吓通栽到了地上。他们在一座古老的花园里奔跑着，一路上把苹果都丢失了，一个个苹果从往上兜着的有窟窿眼的针织衫里滚了出来，撒落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土地上。

……一个“泰山筏”^②缓缓地在河面上荡漾。法里特和乌里法特张开双

① 一种古老的乌兹别克民间舞蹈。——译者

② 类似美国影片中人猿泰山自己做的那种小筏子。——译者

臂飞了出去……他们挥动着胳膊扎入水中，掀起了一股水浪……乌里法特首先游出水面，她朝四周张望。随后出现了法里特的幸福的、水淋淋的脸。

秋天。鹅卵石的街道要改铺沥青了。这件重大的事情使这条街上的男孩子和小姑娘都聚集到了一起。法里特拣了一些石头子儿，迅速地在松软的冒着热气的沥青上摆出几个字来。一辆很大的轧路机开了过去，大家惊讶地看到：在新铺上的黑色的沥青上清楚地留下了“乌里法特”的字样。

……冬天。雪花飘落在人行道上、马路上、树上、房顶上。小学生们成群地奔跑着，扔着雪球，从冰雪堆成的小坡上滑下来。乌里法特和小女伴们沿着一条马路走。法里特追了上来，他的大衣敞开，帽子的护耳朝上竖着。他专为乌里法特表演了一个想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节目：法里特追上一辆过路的卡车，用一只胳膊挂在车上，抬起一条腿，神气地随着卡车在小姑娘们身旁驶了过去。车刹住了。法里特从卡车上下来，他丝毫不理会向他挥动着拳头的司机，频频地向观众们点头行礼。

五月。放假前的最后的一些日子。

九年级正在上英语课。一只纸鸽子在教室里轻盈地飞着，飞过老师身边。老师若无其事地抓住它，又放它继续飞翔，一边仍然讲着自己的英语课文。教室里的学生都笑了，响起了一片低低的赞许声。

法里特扔给乌里法特一个字条。她打开来。一页纸上画着一辆奇异的自行车，三个轮子，有好多座位。每个座位旁都有一个箭头并分别写着：“乌里法特的座位，我的座位，孩子们的座位。”乌里法特向法里特转过身去，微笑了。

……下课之后他们在街上走着。四周飞舞着杨花。从一扇敞开的窗内传来了歌声：

“别了，夏日的绿茵，

再见吧，忧伤啊，

再也到不了那

光明的远方。

道路啊，道路……

何处是尽头

从春天到春天

莫再歌唱。

乌里法特拿出字条来。

“听着，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孩子的座位？”

“那是因为我们要有五个孩子。”法里特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四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小傻瓜！”乌里法特笑了。

“我们要七个人一起骑着车。”法里特继续讲述着。“沿着淡蓝、淡蓝的湖骑着……”

“干嘛要沿着湖呢？”

“为了美嘛！”

法里特睡在夏天乘凉用的窄窄的露台上，那里糊着著名运动员、歌手、外国各种汽车的照片，还挂着拳击手套和长剑。

母亲从屋子里走出来，把一双新鞋放到凳子上。

“起来吧，儿子……”她抚摸着法里特的头。

法里特伸了一个懒腰。

“祝贺你，”母亲微笑着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谢谢，妈妈！”

法里特起来了，穿上裤子，光着脚走到院子里。

母亲坐在台阶上，织补着法里特的一件衬衫，她面带笑容地望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法里特在洗脸，按摩着自己那健壮的、晒得黝黑的身躯。

“乌里法特请我去过生日。”法里特一边把脸擦干，一边说道。

“是啊，是啊……老是忘记你们是同一个时辰出生的。”

“妈妈，爸爸给你送过礼物吗？”他突然问道，细心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

“难道重要的是送礼吗？”母亲用牙咬断了线，轻轻地又补充说明：“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想到送礼。后来……”她沉默了一刹那，“后来他就不在了……”

法里特望了一眼穿着中士制服的父亲的照片。父亲和儿子很相象。法里特穿上衬衫。母亲用手把织补过的地方抹抹平。

“一点都看不出来，”她说道：“你别驼着背。”

法里特推了一下乌里法特家的篱笆门。一条狗迎着他窜了出来，开始吠叫。法里特迅速一跳，躲开了篱笆门，后来他索性站在那里，看着这条狗。

乌里法特的父亲走了出来，身上穿着家常衣服。

“你很勇敢，”他说，“别人一看见我的狗，拔腿就没命地跑了。走开！”他对狗吆喝道。

高高的栅栏内的大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葡萄藤已经盘攀在架子上；平坦的沥青小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花坛也修整得很好。

乌里法特从宽阔的平台上跑了下来。

“还得等你多久啊？”

法里特不好意思地把一包东西塞给了她，跟着她走去。

平台的长桌上摆着各种丰富的食品，班上的同学已经坐在那里了。

乌里法特把她的二哥从一张高高的椅子上赶了下来，让法里特坐在那里。她和他挨在一起坐。

“这真好！”一个同班同学甚至说话带出了哨声。“象新郎和新娘啦！”

“乌里法托契卡①，”母亲微笑着对她说：“法里特另外有地方可以坐的。”

“可我愿意他坐在这里！”乌里法特斩钉截铁地说。

法里特站了起来，但她制止了他。

“今天不也是你的生日嘛！”她朝来宾们看看，又看了母亲和姐姐一眼。

① 乌里法特的爱称。——译者

乌里法特的姐姐亲切地对法里特微笑了一下，就朝院子里的一个冒着烟的炉子走去，父亲正在一口大铁锅跟前忙碌着。

“不管怎么说，你是体面人家出身的，”由于有烟，父亲眯着眼睛对大儿子说：“幸亏人们都知道我。可你这个软弱无用的人，居然要去当牺牲的绵羊。”

“那里有委员会……”儿子在挑拣大米，没有抬头。

“那又怎么啦，委员会？”父亲恶狠狠地说：“委员会，这不也都是些活人嘛！谁是你那委员会的主席啊？”

“阿勃杜拉希莫夫。”

“你也不害臊？”父亲把葱和肉扔进沸腾的油里，使劲地用锅铲搅拌着。“你不是清楚地知道这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我们的亲戚！可你，还说是‘委员会’！”父亲开始抽烟。“都这么大的人了，一点头脑都没有。”他摇摇头。“好吧，我去跟他说说。虽然你本来可以自己谈的，也不是小孩子啦。”

他向女儿转过身去，阴沉地问道：“为什么你一个人来了？你丈夫呢？”

“他不来。”女儿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不来啦？”

“我们吵架啦。”

“怎么吵架啦？他怎么啦，打你啦？”父亲警觉地问道。

“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女儿忧郁地笑了笑，接着说：“不过是……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父亲。”

“那，那……他认为，我请他来，他就有足够的理由不来啦。”

“我们决定分居一个时期。”

“等等，这就是说，你们分开了？”

“我们合不来……”

“合不来？”父亲急了。“按照你们的看法，还可以有所发展！最牢固的是家庭，你们却把家庭当作儿戏！‘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模仿着女儿的腔调。“怎么，我和你妈是一样的人吗？可我们生活在一起！支撑着一个家庭。

你要能忍受。当需要的时候，要原谅别人！应该有一种家族的感情，团结一致的感情？！”

乌里法特的二哥走了过来。

“对你们也一样！”父亲瞟了儿子们一眼。“这是各个时代都适用的准则。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你把你那位哲学家的电话号码留给我。我要训斥训斥他！”

这时从平台上传来了古老的、几乎已被人遗忘的巴杰格拉斯舞曲。大家都转过身去。

只见乌里法特在朋友们的笑谑声中跳着巴杰格拉斯舞，法里特围着她徐徐地旋转。

“我不喜欢这样。”大儿子说道：“这个人老是围着乌里法特转。”

“可她自己向他摇尾巴的！”二儿子说。

“你怎么说妹妹的？”父亲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下一次我要再听到你说这种话，我就把你的舌头揪掉！”

他往炉子里扔进一块劈柴，一股火焰冒了起来。

夏天来了。法里特为了挣点钱，受雇于邻居家，帮他们做土坯。

法里特双手捧着一块沉甸甸的粘土，把它放在沙子里一滚，随后装进一个木制的模型里，把表面抹抹平，就跑到沥青路上去，由于重心的原因，他的身子稍稍向一边倾斜着。第一批土坯正放在沥青路上的阳光下暴晒着。他专心地埋头干着活，都没有发现乌里法特正朝他走来。

后来他们两个人站在一个坑里用脚搅和着粘土。乌里法特捧着一本历史教科书。她朗诵着，法里特注意地听，她念一句，他也跟着重复一句。

……做好的土坯已经排成一长行，工作结束了。乌里法特和法里特坐在树荫下，一边俯身看着教科书，一边往西红柿上撒了很多盐，津津有味地吃着。

这是一个凉爽的夏日夜晚，在熬过了白天折磨人的炎热之后，这样的

夜晚真使人感到惬意!

法里特和乌里法特一面散步，一面吃烤玉蜀黍，一面谈笑风生。他们拐了一个弯朝公园走去，公园里传来音乐声。

他们站住了，听了一会民族乐队的演奏，又走向一个平台，那里正在演着杂技。随后他们荡着木制的船形秋千。荡罢船形秋千又去打靶。法里特帮助乌里法特摆正枪托的位置。无意间，仿佛是在拥抱她。乌里法特回头看了他一眼，法里特把手缩了回去。

他们沿着公园的林荫道走着，走过军乐队演奏的地方，只见一个大胡子上尉正在指挥；他们再向前走，走过一个露天舞场，人们闹哄哄地在跳着新花样的舞；他们继续往前，路过一个啤酒亭，亭子的上空弥漫着烤羊肉串的烟雾。在公园门口，法里特买了几个气球。

住户人家的灯熄灭了。一幢旧房子的台阶上坐着一个人，手中拿着水龙带在往地上浇水，由于白天的暑气，地面还有些温热。法里特和乌里法特在那里畅饮了水后，又继续往前走。

树木的浓密的绿荫把人行道遮没在黑暗之中。一个气球从乌里法特手中滑了出去，飞走了。乌里法特望着气球在飘荡。法里特看着她，似乎第一次看见她似的。突然，他抱住了她，象未成年人那样笨拙而冲动地亲吻了她，这使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乌里法特挣脱了他，跑开了。法里特追上了她，和她并肩走着。

再后来，他们靠着树干，久久地站在一棵老橡树的树荫下。法里特在喁喁低语，亲吻着乌里法特的眼睛、前额、嘴唇……

当他们走近乌里法特家的时候，突然，乌里法特的父亲从黑暗中迎面走了出来。在篱笆门前站着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

“你到哪儿逛去啦？”路灯的光照在父亲的前额、鼻子和颧骨上。

他挥手打了乌里法特一记耳光。乌里法特哭着奔向篱笆门，在母亲和两个哥哥身旁跑过去，砰的一声把院内那幢房子的门关上了。

“您为什么这样！”法里特气得喘吁吁地说道。

“但愿我以后永远不在这里看到你！”父亲恶狠狠地低声说：“永远！”他

向院内那幢房子走去。

全家人都没有睡。乌里法特低垂着头坐在沙发上。

“我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的。”乌里法特的父亲说：“还有，所有的人，你妈，你两个哥哥都对你够不错的。但看来，该是到了我必须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他对你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啦？”乌里法特低声问道。

“他和你不般配……”母亲一语道破。

“别插嘴。”丈夫严厉地打断了她，他站起身来，坐到女儿身边，慈祥地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

“你看看……”，他把自己那只镶着闪亮的宝石的戒指给她看，并说：“很漂亮，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块小小的宝石和金子配在一起，就与金子交相辉映，使金子更出色、更贵重。这块宝石和银子就不般配了。无论从价值、从渊源来看，它们都是配不到一起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地位和份量，不管是红宝石还是普通的矿石，都是如此。你明白吗？”

“你们对他不了解。”乌里法特说道。

母亲焦躁地坐立不安，想要说什么，但父亲用手势制止了她。

“我们根本就不想了解他。”他回答道并继续一本正经地说：“从今天起，不经我许可你哪儿也不能去。也得换一个学校。这件事我已经作了安排。还有，如果你想要再和他见面，那对他不会有好处。我说清楚了吗？”

乌里法特听得僵住了。

“这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也是为了你好。”

“这叫什么好，如果这是强迫的？”乌里法特的姊妹忍不住了。

父亲瞟了她一眼，阴沉而冷冰冰地说道：“好也有各种各样的。”

第二天，法里特站在街上等着乌里法特。大门敞开了，门内飞驰出一辆雅瓦牌①摩托车，只见乌里法特坐在后座上。法里特好不容易才闪跳到

① 系捷克斯洛伐克出产的摩托车牌名。——译者

一边，摩托车从他身旁奔驰而过。他只来得及看清楚她的目光——负疚而忧郁的目光。

“卡维恩”①型电视机的小小的荧光屏隔了一层透镜的厚玻璃闪烁着。法里特的母亲把椅子挪近电视机，看着音乐会节目。法里特坐在沙发上。

“发生什么事啦，儿子？”母亲问道；她没有转过身来。

法里特沉默不语。

“如果你为了我放弃上学，那没有必要。我请求你。”她转过身来，摘下眼镜。“反正我们的钱够花了。再说，我可以带活儿到家里来做。”

“妈妈，用不着这样。我不是为了钱。”

“你已经斩钉截铁地决定啦？”

“是的。证件已经拿来了。星期四就去报到了。”

电视机里响起了昂扬的歌声。

细雨濛濛。法里特由班长带领着绕过一滩滩水洼，在汽车修配厂的院子里走着。传来了金属的叮当声，锤子的敲击声和马达的嗡嗡声。马达工人趴在车盖上鼓捣着，有的工人正在修理吊在起重机上的汽车行驶部件。两个穿深蓝色工作服大褂的姑娘看看法里特，相视而笑地走了过去。班长把法里特带到车身制造车间，那里停满着压扁、砸坏的汽车。他们在一辆汽车旁边站住了。一个工人用气割机把一块金属板件截下来。班长喊了他一声，他朝班长走过来。由于噪音太大，法里特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他仔细地打量着车间，从现在开始，他即将在这里工作了。

“好吧，干吧，小伙子！”班长拍了一下他的背走了。

工人从汽车后面朝外看了一眼，“十七号扳！”

“什么？”法里特不懂。

“扳子。我说第十七号扳子！”工人在燃烧器上对火。“把什么样的人派来了！”

法里特的第一个工作日就这样开始了。

① 指克尼格松、瓦尔沙夫斯基、尼古拉耶夫斯基设计的电视机型号。——译者

又过了好几年。尽管乌里法特的父兄千方百计地阻挠，乌里法特还继续在和法里特会面。当然，不是那么经常，而是偷偷的。

……他们坐在电影院里，眼望着银幕上：马在奔驰，枪声在鸣响。

法里特握着乌里法特的手，俯身向着她。

“我想你。”他低声地说。

乌里法特在黑暗中微笑了。

“我也想你。”

“别打搅我们看电影！”有人不满地小声说了一句。

法里特和乌里法特不约而同地起身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们在夜色朦胧的街道上漫步。

“你这是一本什么书？”乌里法特问道。“高等数学。我的一本也是高等数学。”

他们笑了。

“你现在是在正规大学里学习，而我只是在学院里听听课。”法里特微笑着说，接着又严肃地补充道：“说实话，我远远地落后了。在汽车工程学院也就是这样一些要求。”

“嗯，这和大学是不能比的。”乌里法特吸了一口气，突然她站住了。又说：“听着，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到我上的那个大学去！”

法里特没有回答。

“你怎么啦？”

法里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这都叫我腻味了！应该想点办法。我们老是躲躲藏藏，象是什么罪犯似的。”

乌里法特突然笑了：“那有什么？照我看，甚至还挺有意思的呢。”

法里特用电动铣刀把焊接得高低不平的地方削平。锯盘发出刺耳的尖声，火花四射，金属冒着青烟。法里特没有发现班长和车间主任来到了他身边。

班长拍拍法里特的肩膀。

“休息一会儿。”他说：“走，去抽支烟。”

法里特摘下了防护镜。

“是这么回事，法里特，”当他们走出车间的时候，班长开始说起来，“我要去休假了，你知道吗？你留下来代理我。”

“好吧。”

“瞧你！哪怕出于礼貌你也得感到惊讶啊，”车间主任笑了。

“只不过请您注意，”法里特平静地说：“那辆‘莫斯科人’我们这个班可不修。”

“这是怎么回事？”

“单据都是假的。如果您让我当代理班长的话，那我就得管这些‘不合法的’事情。”

车间主任和班长相互看了一眼。

“你可得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班长阴沉地说。

“我说的都是我知道的。”法里特把烟头扔到了垃圾箱里，又说：“单据上写的是小修，再把车身漆一漆。可现在什么都得换。”

“好吧，够了！这不是你的事。”班长火透了。“我算有了一个老师啦！”

“您是知道的，”法里特边说边朝车间走去，“没有合乎规定的单据我是不干的。”

“他是对的。”车间主任说道：“把单据凭良心重新开过。汽车是你女婿的吗？”

“是他的。”班长回答：“这法里特也知道。一般来说，法里特是个好小伙子，说实话，”班长笑了。

夏天来临。城市上空蒙着一层薄薄的尘埃；城市在进行建设，在改变面貌。装着混凝土和砖头的重型卡车轰隆隆地疾驰而过，林立的一辆辆起重机械高矗在塔什干的上空。

乌里法特在市场的两行货摊中间走着。法里特站在面对着她的一根圆

柱子旁边眼睁睁地望着她。他变了，姿态、目光、服装都说明他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了。

乌里法特买了苹果，继续沿着货摊走着。法里特尾随着她，从一旁欣赏着她。她在一个卖葡萄的老头子身旁站住了。法里特走到她身边。

“你好。”法里特说。

乌里法特转过身来。

“噢，法里特。”她张惶地说，并朝四周看看，接着说：“你吓了我一跳。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法里特默默地接过她的包，他们沿着货摊走着。乌里法特斜睨了法里特一眼。

“你还在生气啊？”她问。“你知道吗，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习俗。你认为这有多大意义……”

“乌里法特，只不过不要欺骗。整条街上都在谈论你的订婚礼，”法里特打断了她。

“什么订婚礼？”她笑了。“说实话，小伙子不坏，研究生。我还会走路的时候，就给我们说媒了。他是父亲的朋友的儿子。昨天来了个突然袭击。他自己也觉得好笑，”她的一只手不由自主地去摸新的耳环。

“这是他送给你的？！是你的那位研究生？！”法里特很生气。

“说实话，这是很可笑的！”乌里法特说。“我都不了解你了。”

“听着，让我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好吗？到遥远的地方去。离开你的研究生，离开一切……”

“为什么呢？”

“为了我不喜欢那些习俗，那些礼物！我看这些事情一点都没有什么可笑！”

乌里法特不再笑了。

“只不过别嚷嚷。”

“我又没有嚷嚷。”法里特已经压低了点嗓音说道。“我们走，到别处住一个时期，我得攒点钱。”

“攒钱干什么?”

“是为了这个!”法里特又火了。“只有钱才能使你的父亲尊敬别人。还有你母亲和你的两个哥哥也都一样! 只有钱才能做到这样!”

“你别说啦!”

“你不高兴啦? 可事实就是这样的, 乌里法特……”

乌里法特从法里特的手中夺过包来迅速地沿着街道走了。法里特追上了她, 与她并肩走着。他在跟她说些什么, 挥动着双手。

他们走向电车站。人群朝着驶来的一辆电车拥去, 车站上只剩下了他们。

“我们又能到哪儿去呢?”乌里法特问。“你一边在工作, 一边在学习。我也是。”她沉默了片刻。“或者, 我们试试看按照正常的办法! 按照人之常情!”

“那怎么办啊?”

“你去和我父亲谈谈。”

“好”。法里特停顿了一会儿说。

法里特敲敲一辆汽车的压坏的车门, 用手在门上摸了一遍, 又敲了敲。他在一把抹子上抹上了环氧树脂, 然后用一个轻巧的动作把抹子往金属薄板上一抹, 眯着眼睛, 发现坑坑凹凹的地方已经看不出来了。这时, 业务接待员带着一个陌生人走来。

“就是他, 这是我们的能手。”业务接待员向陌生人介绍法里特。那个人客气地笑了。接待员又说: “你收下这辆汽车的活吧, 这是我的同班同学。”

“你是知道的, 我再过一个月的活都排上了。”法里特不满地说。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业务接待员两手一摊。“是这样的情况, 名声啊, 你早已名声在外了。”

他们走向一辆破损的汽车。法里特绕着车走了一圈, 仔细地查看损坏的地方。

“怎么样, 能修吗?”顾客问道。

“可以修，什么都可以修。”法里特说：“只不过您得花好多钱。”

“当然，我明白……”

“你身上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东西，”业务接待员惊讶地说，“真是眼看着你长大成人的！”

“如果不费事的话，先把钱交了。”法里特说，随后似乎又有点抱歉似地补充了一句，“我今天特别需要钱。”

“瞧，都不好意思了！”业务接待员哈哈笑了起来。“活干得好，多付点钱也值，对不对？”

“那当然”顾客表示理解地笑了。

法里特站在乌里法特家门口，在按门铃。

篱笆门开了。乌里法特的大哥惊讶地盯着法里特。

“你好，”法里特说。

“你可真是个厚颜无耻的人！”乌里法特的大哥望着法里特，把他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

“乌里法特在家吗？”

院子里出现了一家之主，他手中拿着刚剪下来的玫瑰花蕾和一把修枝剪叶用的剪刀。

“晚上好。”法里特说。

“你好。”乌里法特的父亲微笑着。“你站在门口算是怎么回事呢？进来法里特，进来……”他转身向着儿子，“你这是干什么？难道这样迎接客人吗？”

这位父亲几乎是接着法里特似的，把他带到了平台上。

“我一直说你是个勇敢的小伙子。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啊，你是好样的，法里特！我没有料到，没有料到！”

乌里法特的二哥迎着他们走了出来。

“你瞪着两眼干什么？”父亲呵斥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跟人打招呼啊？”

“你好。”儿子挤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你好。”法里特说。

“请坐，别客气。”一家之主笑着：“我马上就来。”他到靠平台的墙边的一个餐柜里去取东西。

法里特转过身去。他的目光停留在乌里法特的照片上。那是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头上系着漂亮的蝴蝶结，咧着没门牙的嘴幸福地微笑着。不知从遥远的什么地方又传来了被人遗忘的巴杰格拉斯舞的旋律。

乌里法特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她几乎有点害怕地望着法里特。法里特朝她笑笑，点点头。

“你知道吗，我们虽然住得很近，可一百年也就见一回……”父亲说，他正在叮当作响地摆弄酒瓶和高脚玻璃杯，没有发现女儿走了进来。“妈妈怎么样，好吗？”

“很好，谢谢。”法里特说。

父亲转过身去，看见了女儿。

“乌里法特，你帮着把桌子摆好，准备开饭。”他说。

乌里法特走了，到了门边回头望了一眼。

“是啊，是啊……时间过得飞快！好象昨天你们还在桌子底下走着……”乌里法特的父亲叹了一口气：“忽然一下子就长大了。”

乌里法特的母亲拿着茶盘走进来。法里特从坐位上站起来和她打招呼。这个女人掩饰不住自己的不满情绪，她恶狠狠地看了法里特一眼，迅速地走出去了。

“别在意。”乌里法特的父亲挥了一下手就开始倒茶，说：“好吧，你说说，过得怎么样，在干什么？我听说你一边学习，一边在工作。”

“是的，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汽车工程学院念函授班。”

“这么说，是结合你的职业？这不坏。那儿管你们叫什么来着？是叫‘正骨郎中’吗？”他笑了起来。

“一般来说，我们的准确称呼是洋铁钳工。”

“洋铁工？”乌里法特的父亲嘲讽地哼了一声。他斟上茶。“没关系，任何职业都是光荣的。听说，这是很挣钱的工作？”

“看什么时候，不一定。”法里特含糊其词地回答道。

“你参军的事怎么样啦？”

“现在他们准许我推迟了，因为妈妈身边只有我一个人。”

乌里法特的二哥进来了。

“和我们一起坐下吧。”父亲对他说，随后又向着法里特：“我们喝酒吧？你可别客气。”

他熟练地打开酒瓶，在每个高脚玻璃杯里斟上伏特加酒。

“在吃羊肉抓饭之前，我们先喝。”他友好地使了个眼色，碰完杯，就一饮而尽。“不，说实话，我很喜欢你，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想跟您谈谈……”法里特想要往下说。

“这很好！”乌里法特的父亲打断了他。“我也想跟你谈谈。只不过饿着肚子没法谈。来，吃吧。”

乌里法特的大哥进来了，他在老二身旁坐了下来。他们阴沉地看着客人。

“来，再喝点！要不，吃过羊肉抓饭之后再喝，人家说是不好的！”乌里法特的父亲笑着。他不知怎么地有点不同寻常地把一个橙子剥开来，象个魔术师似的，把橙子皮整个地剥了下来。“这儿还有甜食！喝吧，喝吧。”

法里特喝了，也吃了。

“我个人认为，应该从生活中获取一切！”乌里法特的父亲说：“人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生活只不过是长眠之前的短暂的散步而已，说得很好。是吗？”他笑了。

法里特也笑了。这时乌里法特的母亲端着一盘冒着热气的羊肉抓饭走了进来。

“我和乌里法特在厨房里吃。”她把盘子放到桌上，说道。

“随你们的便。”父亲笑了。“你们是一伙，我们又是一伙。”

乌里法特的母亲出去了，随手把门关得严严的。

“好吧，来尝尝看。”父亲说道。

他舔着手指，显然是十分满意地吃着。

“这么说，你想跟我谈谈？”他笑着问。“那一定是关于我的女儿啰？”

“是的，我想跟您谈谈乌里法特。”

“是……这……样……”

他的手在羊肉饭里摸到一根骨头，他随即用手指夹着把它埋在冒热气的米饭里。

“好吧，尝尝吧，亲爱的。”乌里法特的父亲把一小块金黄色的肥尾羊的羊脂油放在抓饭上面，再撒上一些石榴粒儿。“这是把你作为贵客来招待的。”他笑着说，然后使了一股猛劲儿把“款待客人的美食”塞到法里特嘴里，象是硬捅进去似的。

法里特跳了起来，把椅子撞倒了。他瞪着两眼站着，一粒粒饭粒从嘴里往下掉。一根骨头卡在他的喉咙里，他喘不上气来了。

“好啊，你听着，出身卑贱的狗崽仔，你听着，并且记住！”乌里法特的父亲说得十分清楚，好象要把每一个字都刻下来似的。“你想要跟我谈谈！要使我的女儿幸福！靠什么？靠你的出身？或者靠名望？你没有名望！或者，靠钱？你生下来就没有钱，以后也不会有的，你这倒霉的给汽车治病的正骨郎中！”

两个儿子害怕地望着父亲。这时乌里法特跑了进来。

“把她弄走！”父亲嗓音嘶哑地对两个儿子嚷嚷。

大哥粗暴地抓住妹妹，使劲地把她推进隔壁一间屋子里，钥匙咔嚓一响，门锁上了。乌里法特不停地敲着门，父亲还在继续说着：

“你想要跟我谈谈？你这个流鼻涕的厚颜无耻的人！黑骨头的废物！已经晚啦！你快给我滚，懂了吗！”

……法里特双手托着喉咙在街上跑着。路过的行人惊讶地，有的甚至害怕地望着他。

法里特一路上扶着柳树枝，跑到了河岸上，他精疲力尽地倒在草地里。他呕吐了。吐出来的有血，有骨头，还有抓饭的残渣。他俯身向着河水，涮洗着脸。随后他缓慢地跌进水里，随着河水漂游，沿途看到了翠绿的垂柳，看到搂搂抱抱的对对情侣，还有荡桨在“泰山筏”上的男孩子们，在一

小片芳草地上，一伙人在吉他的伴奏下唱着歌。

落日的余辉还照亮着天边。法里特抱着膝盖坐在河堤上。衣服晾晒在枝头。他眼睁睁地望着河水。他的凝滞的眸子里流露出来的是困惑和空虚。

法里特站起来，穿上裤子、衬衫，从口袋里摸出烟来，烟盒都被水泡胀了，他随即把它扔了。

他走到一个和姑娘在一起的小伙子身边。“听着，请给支烟抽。”法里特向小伙子请求。

小伙子不乐意地把法里特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漫不经心地递过烟去，立即就转回脸去了。

“再给一根火柴。”法里特说。

“你还要不要烟灰缸啊？”小伙子哼的笑了一声，把火柴递了过去，随即看了身边的姑娘一眼，又从口袋里掏出点零钱来递给法里特：“好吧，你给自己去买包烟吧，这点钱连买火柴都够了。”他又笑了起来。

法里特脸色苍白地站着，嘴唇颤抖着。

“喂，你这个爱开玩笑的人。”法里特声音嘶哑地说，他使劲地按住小伙子的肩膀，使他转了一个圈。“你愿不愿意我把你和你所有的小零碎都一起买下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浸湿的钱来，接着又一个劲儿地往外掏钱。姑娘害怕地看着法里特，法里特狂怒地抓住小伙子的衣领摇晃着他并嚷嚷道：

“你拿去，畜生！你可以去买很多这样的烟啦！可以拿烟当饭吃啦！好吧，拿去吧！”他把钱往小伙子的口袋里塞，小伙子一个劲儿地躲，畏惧地在说着什么。

姑娘拉着小伙子的一只手，他们一起沿着林荫道疾步走去，害怕地不时回头望望这个穿着湿衣服、身边撒着一堆钱的奇怪的小伙子。

夜过去了。一清早，法里特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踟蹰。清洁工人在扫人行道，主妇们匆匆忙忙地去取牛奶。还没有乘客的无轨电车疾驰而过，

有轨电车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铃声。

一辆洒水车徐徐行进着，一股来势很猛的水流冲洗着昨日的脏土。法里特举起一条胳膊，洒水车停了下来。

“上哪儿？”法里特坐进驾驶室的时候，司机问道。

“一直往前。”

汽车开动了。

“现在又上哪儿。”

“随你的便。”

司机感兴趣地看了他一眼，驱车向左而去。

“那么现在再上哪儿？”

“让我们坐在这里抽会儿烟吧。”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吗？”司机一边向他递过烟去，一边问道。

“是啊。”法里特笼统地回答。

“给你，刮刮胡子吧。”司机从驾驶座前的一个“小槽”里取出一付机械剃刀和一把梳子来。

随后他们又缓慢地沿着这个正在苏醒的城市转悠。司机看来是个快活的、喜欢和人交往的人，他说说笑笑，还模仿着什么人。法里特望着他，渐渐忘却了烦恼。他们在一个小摊贩旁站住了，就着酸奶吃着烫嘴的萨姆萨^①。随后洒水车又沿着城市转悠，冲洗着这座城市。

他们在汽车修配厂附近分别的时候，已经成了朋友。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司机微笑着，“别泄气！”

法里特朝修配厂走去，走到门口附近，他放慢了脚步，乌里法特的大哥刚下了汽车，迎面向他走来。

“她在哪儿？”他不向法里特打招呼，就径直问道。

法里特默默地从他身旁走过。

① 一种乌兹别克的食物名。——译者

“在问你呢!”大哥抓住他的肩膀。

法里特使劲地打了一下他的手。

“我情绪很好,”法里特低声地说。“劝你不要破坏我的情绪。”

在门口,值班的门卫叫住了他,

“有人来找你。”

母亲迎着他的面站了起来。

“妈妈……你?”

“你到哪儿去啦,儿子?我一夜都没睡着。”

“出了什么事啦?”法里特警觉地问道。

“我正想问你,出了什么事啦”,她回答。“你说说,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儿?”

门卫感兴趣地听着他们谈话。法里特把母亲让到一边,请她在长条凳上坐下来。

“夜里乌里法特跑来了,”母亲不太连贯地开始说起来:“问起你。我跟她说你还没回来。她要我把这个给你。”母亲把一个小纸条递了过去。

法里特急急忙忙把纸条打开读道:“我在契尔契克①等你。”

地形勘察队正在测量山区,那里不久就要开出一条路来。法里特和乌里法特很快就习惯了环境,也和人们处熟了。

法里特既是装卸工,又是混凝土工和司机,他会调整发电站的发动机,也能修理拖拉机的内燃机。乌里法特主要的是操持家务。

每到夜晚,他们坐在篝火旁和大家一起在吉他的伴奏下唱歌,或者到河边去,那里是浅滩,河水流得哗哗响,他们拥抱着坐在凉爽的石头上,接着吻。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们自由自在地彼此相爱着。甚至在那倒霉的日子,当天空中铅灰色的乌云化作一场暴雨倾泻在山上的时候,

① 塔什干附近的地名。——译者

或者当夹杂着漂石的泥石流把帐篷连同食物，还有勘察队所有的东西都冲到河里去的时候，乌里法特和法里特也一样地感到幸福！

他们从头到脚沾满污泥、浑身湿透，沿着软绵绵的粘土路和尖硬的石块路搬运着箱子，这是勘察队剩下的财产。每一次，当他们挨在一起的时候，法里特总要拥抱乌里法特，并温存地吻她。

短暂的别离也使乌里法特难以忍受。当她听到远处传来法里特驾驶的卡车的轰隆声的时候，她迎着声音跑出去，登上一块石头，站在那里可以看见道路，她向法里特挥手、欢声叫嚷。

卡车似乎增加了马力，它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鸣着喇叭向高处开去，开向炊烟缭绕的帐篷。

秋天来到了山区。山坡上点缀着片片金斑，草都枯黄了，只有长在峭壁上的青苔还是那么翠绿翠绿的。

法里特和乌里法特背着背包，被风吹得瑟瑟缩缩地走着。乌里法特显出宁静的、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怎么啦？”法里特问道。

乌里法特微笑着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用手指招呼法里特过来。法里特向她弯下身去，她对他喁喁低语了一阵。

“真的？”他惊讶地看着她。

乌里法特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法里特慌忙起来，把背包从她肩上卸下来。

“我自己也今天才知道。”乌里法特低声说道。

……晚上他们坐在帐篷里。法里特把耳朵贴在乌里法特的肚子上。

“听见了吗？”她问。

“没有。”法里特老实地回答。“你嘿嘿笑什么？”他严肃地问。“笑得我一点都听不见。”

“我想起了你那辆自行车。”乌里法特笑了。

“哪一辆自行车？”法里特不明白。

“有好多座位的、三个轮子的那辆。”

“啊……啊！”法里特也笑了。“旁边还有一个湖……”

“淡蓝、淡蓝的……还得有山，我非常爱山。”

他们拥抱着久久地凝望着低低的星辰密布的夜晚。

法里特扶着乌里法特坐进驾驶室，自己坐到了方向盘前。

“一路平安。”勘察队的领导送他们上车。“别忘了到管理处去拐一下。”

卡车拐了一个弯，沿着压出来的一条路开走了。

……法里特和乌里法特来到一个小镇上，那天是星期日，正赶上喧嚣的集市。到处是人群。汽车喇叭声、羊叫、牛叫声响成一片。乌里法特和法里特在一排排货摊中间走着，仔细地观看摆在那里的商品。他们在一个卖木制烟斗的老头身边站住了，法里特挑了一个最漂亮的、描绘着彩画的烟斗。他们没有发现有人在注意他们，原来是乌里法特的两个哥哥坐在汽车里窥视着他们。

法里特和乌里法特坐到了卡车上，卡车沿着小镇的一条条小巷行驶着。乌里法特的两个哥哥乘坐的那辆汽车跟踪着他们。卡车在管理处的那幢结实而不高的楼房前停了下来。

法里特满满装了一大车大木箱，在一张张封条上签上字，这时候，一个小男孩来到了他身边。

“叔叔，那儿有人叫你。”他说，并朝仓库的围墙那边指了一下。法里特跟着小男孩走了。

“你上哪儿啊？”乌里法特惊慌地问道。

法里特耸了耸肩膀。乌里法特也跟在他后面走着，他们拐过一个街角，站住了。

“你好，妹妹！”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乌里法特的两个哥哥，还有一些小伙子。乌里法特抓住法里特的一只手。

“上车去。”乌里法特的大哥朝“日古立”车停着的那个方向指了指。

“我哪儿也不去。”乌里法特说。

“你为妈妈想想吧？她差点没疯啦。”大哥看了二哥一眼：“你帮她一把啊。”

二哥走到乌里法特身边，抓住她的肩膀。

“把手拿开！”法里特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号施令起来啦？！”

“我说啦，把手拿开！我们走，乌里法特。”

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冷笑着把他们的路拦住了。法里特没有发现又有一个小伙子从他身后走近他，猛的一下在他的背上揍了一拳。

“坏家伙！”乌里法特嚷了起来。

大哥粗暴地一把抱住她，把她拖到汽车那儿。

法里特定了定神，立即奔跑着追上去。大哥想要阻拦他，但法里特揍了他一拳，他飞跑到一边去了。法里特冲到汽车旁，乌里法特的二哥立即用脚绊了他一下。法里特摔倒了，这时，他挨到了狠狠的一拳头。那些小伙子打得很凶，用脚踢他的脸，踢他肝脏的部位。乌里法特被一个小伙子牢牢抓住，在汽车里挣扎着，叫喊着。

“撂下他吧！”大哥喊道并奔向汽车。

汽车刺耳地尖叫一声拐了一个弯疾驰而去。

原先来叫法里特的那个小男孩走到法里特跟前，坐在他身边，害怕而同情地哭了。

伤势严重的法里特被送进了医院。万分悲痛的母亲正坐在医院的走廊里。

“您的儿子很结实。”医生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说道：“他很好地经受住了手术。”突然又感到问题严重地补充道：“可是不仅仅肝脏受了伤，实际上，所有的内脏器官都受到了损害。一般性的大脑震荡。头颅上也有裂缝。这几乎是杀害。”

法里特的母亲把脸埋在手掌里，无声地痛哭起来。

“您得坚强一点，”医生拥抱她，说道：“现在他需要安静，绝对的安静。”

法里特睁开了眼睛。黑暗中可以清晰地看得见病房的白墙、滴管、垂着轻帷的窗户。母亲坐在一旁打盹。

“妈妈。”法里特低声地说。

她向儿子走近。

“睡吧，睡吧。”她搂着儿子的头：“医生说你需要绝对的安静。”

“我真想你，妈妈。”法里特舔了一下嘴唇。“我想喝水。”

母亲给儿子喝过水，转过身去，勉强忍住了眼泪。

“乌里法特在哪儿呢？”

“她来过。只是医生不让她进来。”

“妈妈，我请你……”法里特紧握住母亲的双手。

“好的，儿子。”

乌里法特在医院的走廊里奔跑着。白罩衣从她肩上飞落下来。在病房门口，她被护士拦住了。

“姑娘，他伤势严重，所以在他那里只能待一小会儿。”护士严肃地说。

“好的。”乌里法特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凝神地想了想，随后推开门，进去了。

“乌里法特……你好……”

“你好……”，喉咙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使她没能说下去。她用手掌捂着嘴，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你怎么样？”她费劲地说。

“正常。”他伸出手去，替她抹去脸颊上的泪珠。

她勉强地笑了。

“愿意我给你变戏法吗？”法里特逗她。他把一根火柴放在乌里法特的手指上。“你说：叮叮当。”

“叮叮当。”乌里法特低声地说。

“说得响一点。”

“叮叮当……”

法里特从她手指上拿起火柴，把它象电话听筒那样地放到耳边。

“喂，我在听您说呐。”他说着笑了起来。

乌里法特也笑了。

乌里法特的两个哥哥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他们抽着烟，皱着眉头看着父亲，父亲这会儿正在和医生说话。医生默默地、显然很反感地听父亲在说。

“我很明白你的处境。”父亲不慌不忙地说着，他的样子看起来很镇静。“但如果您在您的诊断结论中能把事情悄悄说得缓和一些……那么，您明白吗……这对这个小伙子不会有什么坏处。而我的两个儿子的命运可就……我是不喜欢欠别人的情的，特别是当别人为我做了好事的时候。”

“您已经习惯于这样了。”医生打断了他，“习惯于一切都可以花钱买，从汽车到别人的意见都可以买。这对你来说已经如此习以为常，你这样做的时候，可以肆无忌惮，一点都没有感到不舒服和羞愧。”他沉默了一下。接着说：“最糟糕的是：我不能啾你的脸！”医生把紧握成拳头的两只手插到白罩衣的口袋里，扭转身就朝楼房那边走去了。父亲目送着他，阴郁地转过身去。

“他说什么？”走过来的儿子问道。

“他说该把你们象疯狗那样地毙掉！”

过了几天，法里特已经能在床上坐起来了。他正听着收音机，忽然响起了敲门声；乌里法特的两个哥哥和父亲走进了病房，他们手中提着大包小包的。

“你好，法里特。能来看你吗？”

法里特向走进来的几个人点头问好。

“这个……我们给你带来点东西。”父亲开始说起来。“你觉得身体怎

么样?”

乌里法特的大哥一个不自在的动作弄得手中的一个包掉了下来，苹果、石榴、橙子撒了一地。

“谢谢你的问候。”法里特冷冷地回答。

“这是一场恶梦。”乌里法特的父亲擦了一下两鬓，“直到现在我还没能定下神来。太可怕啦！瞧，我特地为你把我这两个宝贝带来了，”他回过头去看看站在门边的两个儿子；“快来请求饶恕！”

弟兄两个默不作声。

“唉，畜生！”父亲火了。“跪下，畜生！跪下！”他抓住他们的领子，用力把他们按倒在地下。“差点没把人打死，现在连一句话都憋不出来啦？！”

“请原谅，法里特。”大哥声音嘶哑地嘟哝道。

“请原谅。”二哥的眼睛里出现了眼泪。“那天我们喝醉了。”

法里特厌恶地看看他们，他清楚地知道，这个一家之主在演喜剧给他看呢。

“别这样。”他说。

“你们应该亲吻法里特的脚。”父亲嚷嚷道，他要把事情说得使一切都圆满结束，让两个儿子能得到宽恕。

他打开门把他们推出病房，自己坐到法里特身边。

“法里特，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不能原谅的。”他握着法里特的一只手。“他们还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请求你。”他突然抽泣起来。“为了我们的家。为了乌里法特。原谅他们吧。”他哭了起来，把眼泪掉到了床单上。“你不要我向你跪下？！”

他真的做了一个动作，好象要跪下来，但法里特急忙抓住他的一只手。

“我请您起来……我一切都可以做的，”他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样的话。

乌里法特的父亲擦擦眼泪，低声地说：“我知道你心地好。”

“我应该怎么做？”法里特问。

“非常简单，”乌里法特的父亲又活跃起来了。“你就说这是一些不认识的人，说你谁也不认识，头一次见到他们。”

“但侦查员已经到我这儿来了。”

“这并不可怕， 乌里法特的父亲不失时机地低声说了起来：“你说你弄糊涂啦。”

“但我听说那个小男孩也提供了证词。”

“这你不用担心。 乌里法特会保持沉默，”他又急忙补充道：“她这是为了大家，也为了你。”

“好吧，我按照您的要求去说。”法里特说道，并转过身子去。

法里特把医院里的睡衣叠好，把自己的领带系紧，望着镜子，微笑了。

当他走进女卫生员的房间去交还医院的衣服时，女卫生员举起双手轻轻一拍。

“啊……啊……可别让人把你夸赞坏了哩！”女卫生员说，她赞赏地打量着法里特。

法里特穿着一身新的、很合身的西服站在她面前。

“谢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法里特对她笑笑。

“噢，我都忘啦。”女卫生员说，她到桌子抽屉里去找东西。“年纪老了总没有什么可以让人高兴的，记性也坏，”她唠叨着：“你看，有人托我等你出院的时候，把这交给你。”

她把一个信封递给他。法里特疑惑不解地把信封拿到手中，正要拆开时，门口出现了给他治病的医生。

“法里特，到我这儿来一下。”他阴郁地说。

法里特走进医生办公室，医生在桌子旁坐下来，开始默默地给他把病历写完。他笔触奔放地签了个字，把这张纸递给了法里特。

“下一次，当有人打你左边脸颊的时候，你到别处去治吧。”他把两手插到衣袋里，说道。

“我不明白。”

“你不能这样做。”医生严厉地说：“正因为象你这样，他们这种人才太多

啦。好，现在你走吧。”他转向着窗户。

法里特咬紧了牙走出办公室去。

他在医院的林荫道上走着，一路上和熟人告别。忽然记起那封信，他便拆开，看了起来。渐渐地他的脚步放慢了，走到大门口，母亲正在那里等着他。法里特站住了，他把信看完，接着又看了一遍。

“法里特！”母亲叫他。

他冷漠地看了母亲一眼，又专注地看起信来。

“妈妈，”当母亲走过来的时候，法里特低声说道：“这是真的吗？”

母亲看了一眼儿子手中的信，把一件风衣递给他：“穿上吧，儿子。气候潮湿。”

“那是怎么回事呢，妈妈？要知道她……我们已经……”

“我知道，法里特。她都跟我说了。当这件事情发生的那天，她就说她已经……反正孩子没有啦。”

“那你们什么也不说！所有的人都什么也不说！还有乌里法特，她欺骗了我。”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啊，”母亲说。“事情已经这样啦，儿子。我想，这样更好。”

“你们这样认为？”法里特突然嚷嚷起来。“我都腻味了，你们都替我考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比我更知道：什么对我有好处，什么对我不好！”

“别嚷嚷！”母亲制止他，“你该象个男子汉！”她给他穿上风衣。“我们走吧。”她语气温和一些地说，“我们家还有客人呢。”

“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妈妈。”法里特低声说。

“好，”母亲说。“只不过不要呆得太久。”

……风驱赶着秋天的街道上的落叶，法里特缓慢地在人行道上走着，他拐进了公园。

他坐在过去和乌里法特经常来的地方。公园里静悄悄的，没有什么人。

法里特把乌里法特这封信不知看过多少遍了，他都听到了她的声音，她的语调。

“……我给你写这封信不是为了替自己辩白，也不是为了请你原谅，我是希望你理解我。今天是我的婚礼……是的，是的，就是和那个可笑的研究员。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将离你很远，因为他要被派到国外去。这是我的最好的出路：离开所有的人都远一些，也离你远一些。当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轻松。这一定是因为我意识到：除了不幸，我不会给你带来别的。我知道我这样做会使你很痛苦，我仿佛看到了你的脸。请相信，我也不好受。我一定请求你不要和我的两个哥哥、我的父亲有什么牵扯。我早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只是现在才明白，他们已到了何等程度。去和他们斗争，没有意义。他们不会让我们安宁的。而生活在仇恨和敌对情绪之间又是不可能的。和他们斗争，最终也会变成象他们那样的人。我把一切都和我未来的丈夫谈了。什么都谈了，甚至关于孩子，我们的这个孩子就这样不会出世了。我感到我的丈夫理解了我。我是为了你才走的，法里特，请你理解我，别了。”

法里特站起身来，沿着林荫道走去。

他走出公园。街上，汽车穿梭般疾驰而过，来去匆匆的行人一边走一边把伞撑开；下起雨来了。法里特把风衣的领子竖起，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转过身去：

短暂的夏天，
短暂的夜，
短暂的相见，
短暂的梦，
道路啊，道路啊……
再也不能往回走，
从这条路上，这条路上……
也已不会再醒悟。

晚上法里特来到了家里。

“到底回来啦!”母亲高兴了。

屋子里的桌旁坐着几个妇女，都是母亲厂里的朋友。法里特向她们问好。

“身体怎么样，法里特?”

“我早就说过，他结婚前会好的!”

“来，法里特，我来罚你一杯。”

有人在他的盘子里添上了冷菜，有人给他斟上了酒。这时，一个法里特不认识的姑娘，手中端着盘子从厨房里走出来。当她的目光和法里特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她在厨房门口站住了。不知怎么的，她好象混身一阵发热，脸红了，也就更发窘了。

“你们不认识吧?”母亲说。“这是巴尔诺。不久前到我们车间来的。”

法里特在桌旁坐了下来。姑娘把盘子放到桌上，在他对面坐下了。

“尝尝萨姆萨。”母亲对法里特说：“这是我们的巴尔诺烤的。”

后来，他们在一起跳舞了。陈旧的电唱机响着。妇女们低声地在谈论自己的事情。法里特的母亲悄悄地看着这一对跳舞的人。

巴尔诺始终没有抬起头来，她跳得很轻盈。法里特望着垂在她颈脖上的柔软的卷发：感觉到了她的轻轻的呼吸。他突然由于和这个姑娘亲近而感到温暖和安详。

“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低声地说。“我喜欢雨，您呢?”

“我也是。”她抬起眼来望着法里特，简短地回答。

她的两颊重又泛起了红晕。

法里特从挤满了人的电车上下来，汇入了人流。他走近汽车修配厂的大门。有人发现了他。班长维克多向他跑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拥抱了他。

“法里特!”他笑了。“嗯，好啊!”

“你好!”见到熟人使法里特感到高兴，他笑了，

又走过来几个小伙子，都是和法里特在一起工作的朋友们。

“知道吗，你不在，不知怎么的总是不对劲儿！”维克多在路途 中说。

“车间就象没有人似的……”

他们走进院子，迎面来了几个油漆车间的姑娘。

“你好，法里特！”她们笑了。“你怎么不见啦，到哪儿去啦？”

“到疗养地去啦。”法里特回答。

“又到我们这儿来啦？”

“我还能上哪儿去啊？”

于是又是汽车修配厂，又是那熟悉的叮当声和金属的咯吱咯吱声，还有烧热的铁片在气焊的蓝色火光下冒出的烟；弄得很脏的一张张脸，黑色的衣裤连在一起的工作服，蓝色的防护镜。

身体上的创伤和近期内发生的事情使法里特明显地变了。他似乎变得孤僻起来，很少说话，只是聚精会神地干活，有那么一股子狠劲儿。

“听着，法里特，”业务接待员走到他身边，把他引到一边，对他说：“你看到那辆‘伏尔加’吗？”他点了一下头，示意法里特看停靠着汽车的方向，这时汽车正被推进车间去。“总经理本人要求把这辆车交给你，你个人。要大动干戈吗？”

他们走到“伏尔加”车那里。车主正站在车旁，这是一个穿着短皮袄的男人。法里特巡视了一遍这辆皱皱巴巴的车，用手指抠抠剥落的油漆。

“结冰结的吧？”他问。

“正是这样。”主人回答。“可以修好吗？”

“可以修好。”法里特简短地回答。

“全靠您啦。”车主微笑着说：“什么时候可以来取？”

“过一个星期。”法里特又扫视了一遍汽车。“只不过您得去弄一个左边的小光灯来，因为仓库里没有。”

“好的。”这个穿短皮袄的人说。他朝门口走去，到门口又回头望了一眼。

一辆重新漆得锃亮的“伏尔加”牌汽车停在车间中央。

车主围着车子巡视了一遍，赞赏地拍拍车身。

“没什么说的，好极了！”他满意地笑着说。“我很感谢您……”他在口袋里掏着。

“您干什么呀？”法里特制止了他。“这根本用不着。”

“请原谅。”这个人一边把钱放好，一边说道。“我好象在哪儿见过您？”他注意地看着法里特。

“是您接纳我进了学院。”法里特说。

“您念完了我们的学院？”

“不，我没念完。上三年级的时候走了。我读过《经营与经济》，函授系。”

“您应当学习，”这个人说：“明天您来找我，直接到办公室来，别客气。我们非常需要您这样的小伙子。”

星期日早晨。法里特和母亲在吃早饭。

“尝尝果酱。”母亲说。

“我不想吃。”法里特望着窗户，心不在焉地回答。他喝完茶，从桌子旁站了起来。

“又要走啦？”母亲问。“今天不是休息日嘛！”

“他们要我去看看汽车，我也不好不去，”法里特回答，一边穿着上衣。

“等一等；法里特，坐下。”母亲郑重其事地说。

法里特叹了一口气，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和你根本就不照面啦。早上你忙着去上班，晚上又到学院去听课。我早就想跟你谈谈啦。”

法里特默默地摆弄着一只勺子。

“你变了，法里特，变得象个陌生人。”

“妈妈！”法里特抚摸着她的手。“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你想说什么呢？”

“法里特，你该明白，我一个人已经感到挺困难的。要做饭，要洗衣服，还要收拾屋子。再加上你……”她停顿了一下。“你也不能老这样忧郁呀。”

“你怎么会想得那么多呢？”法里特想要装出笑容。“我的确是很忙，没别的。”

“你应该结婚了，法里特。”

“你又来老一套啦。”他叹了一口气站起来。“我要迟到啦，妈妈。”

“工会委员会给我发了文艺节目的票，是非常好的音乐会，你去听听吧。”

“妈妈，我现在没有时间顾得上音乐会啊。”

“我一定要你去。”她严肃地看着儿子，把一张票塞到他口袋里，又重复一遍：“你一定得去。”

音乐会已经开始了。法里特穿行到自己的座位那儿去，一路上直向人道歉。他总算走到了自己的位子跟前，坐下了。

“您好，法里特。”在昏暗中他听到了一个低低的声音。

他身边坐着巴尔诺。与她相遇并没有使法里特感到惊讶。

“您好。”他笑着松了一口气。

音乐会结束后法里特和巴尔诺默默地走在夜晚的街道上。

“那……么，”法里特打破了沉默。“这么说，您会烤萨姆萨？这很好。那么马恩塞①呢？”

“也会做。”姑娘回答着，猜不透他的意思。

“很好！那么马什胡尔达②也会做吗？会做。那……那……很好……那么洗衣服、擦地板也都会吗？”

“您为什么这样呢？”她低声地问，已明白这是在嘲笑她。

“那怎么？”他挖苦地继续说下去。“这在家务方面可都是用得着的！”

① 一种乌兹别克食品名。——译者

② 一种乌兹别克食品名。——译者

您说说，您会洗袜子吗？”

“您……您这么残酷无情！”巴尔诺大声地叫喊道，随即沿着黑漆漆的小巷奔跑着回宿舍去了。

法里特站在路灯下，目送着她，不一会儿，他吹着口哨朝回家的方向走去。笑容渐渐地消失了，他的脸痛苦地扭曲着。

“傻瓜。”他低声地自己说自己。

他走过乌里法特的家时，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乌里法特家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窗户内没有灯光，只听见那条狗闷声地吠叫着。

下班了。工人们纷纷离开自己的岗位去换衣服。法里特还在有玻璃舱的起重机那里忙碌着。班长维克多走了过来。

“你怎么，打算在这儿过夜啦？”他问。

“这儿还有一些活儿没完。”法里特头都没有抬起来地说。

“咱们走吧，你明天再来干完它。”

法里特默不作声，他正在把绳索拉紧。

“怎么样，我们走吧？”又有一个工人走过来。

“你看，他一干起活，就停不下来了！”维克多笑了。“法里特，走吧。咱们去喝啤酒。我有鲷鱼，这就跟天然琥珀一样珍贵！准叫你吃得舔手指！”

“你们去吧，”法里特一边继续干活，一边说：“我不能去啦。”

“可是今天你是有空的呀。”

“我已经说了，这就是：我不能去！”法里特都已经有点生气地回答道：“我有活儿。”

维克多和朋友们互相使了个眼色。法里特转过身去埋头干起活来。

“你也没法把所有的钱都挣来啊。”维克多恶狠狠地说：“走吧，伙计们。”

技术服务站正在召开露天的全体大会。法里特和大伙儿们一起坐在长凳上，他偷偷地在抽烟。

“我们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潜力了没有?”这会儿服务站的站长正在台上讲话。“没有,远远没有!作为例子,我不能不谈谈车身制造车间的法里特·伊斯马依洛夫的工作。他的小组和他本人都做到了数量质量并重!两年来,定活的客户没有提出过一次责难。有的客户还来表示感谢。此外,他们还经常超额完成计划,还节约了材料和能源。”

“多挣钱呗!”有人喊了一句。

法里特回头望了一眼,气得腮帮子鼓鼓的。

“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站长回答道。“物质刺激还没有取消嘛,对不起,也不是你们可以取消得了的。此外,伊斯马依洛夫还有功夫学习,顺便说一句,是结合我们的专业,在汽车工程学院学习!”

“我们知道这种学习!”还是那个小伙子笑了起来。

法里特掐灭烟头走了。

法里特很快地把身上一件洋铁钳工的沾满油污的黑色工作服换成了业务接待员的蓝大褂。他拿着工作单围着一辆“日古立”车走着,一个顾客站在他身边。

“‘科尔里德’牌油漆我们没有,”法里特一边走一边说:“保险杠您也得去物色一下。”

“也许,你们这儿能找到吧?”顾客笑着问。

“我已经说过啦,没有,”法里特显得有些疲乏地又重复了一遍:“您应当去找伏尔加汽车制造厂想想办法。”

“接待员同志,就请您帮帮忙吧。我下星期要去休假,要坐车到伊塞克湖去,全家都去。”

法里特走到自己的桌旁,拿起电话筒:“喂,油漆车间吗?你们那儿还有‘科尔里德’牌油漆吗?没有啦。那好吧。”他回头看了顾客一眼。“您找找吧。早找到就能尽快地坐车去伊塞克湖。保险杠我设法给您找。”

“谢谢。”顾客笑了。

法里特忽然看到了乌里法特的大哥,他正微微欠了欠身,在对他微

笑。

法里特没有答理他就转过身子去了。

法里特走进厂长办公室，厂长正在打电话，他用手势请法里特坐下。

“一定……好吧，再见。”他放下话筒。“是这么回事，伊斯马依洛夫，”厂长用手指敲着桌子。“你知道吗？我们的伊诺夏莫夫被挑走了，他被任命为一个新建的技术服务站的站长。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决定推荐你作为候选人。你来担任车间主任吧。同意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当得了。”

“啊，你别谦虚啦，你有经验，大家也都了解你。而且理论上的修养，也可以说很高。完全是绅士派的！从今天起你就开始干吧。去吧！”

……法里特跟着伊诺夏莫夫走到一间玻璃房子里去。

“好，你就呆在这儿吧。”伊诺夏莫夫说。“什么东西在哪儿，你都知道。这是工作单、登记本。”

维克多进来了。

“法里特，我听说啦，祝贺你。”

这时电话铃响了。法里特拿起话筒。

“喂，我是车间主任伊斯马依洛夫！”他沉默了一会儿，笑了。“已经五分钟啦！是的，谢谢。第二百二十五号黄色的？我们会找到的。这说的是什么啊！再见。”

伊诺夏莫夫看看自己过去的办公室，叹了一口气，

“你很幸运，法里特。”告别时他握着法里特的手。“来，握一下手吧。”他走出了办公室。

“祝贺你。”维克多说。

“谢谢，维克多·伊凡诺维契。”法里特第一次称呼他的名字和父名。

“请把最近十天没有完成的交活任务的统计表给我拿来。”

“真有你的，伊斯马依洛夫同志！”维克多冷笑了一声。“够机灵的！”

“告诉大伙儿今天吃羊肉饭，全车间都吃，在老茶馆里。”他突然笑了，

站起身来，拥抱着老朋友的肩膀。“我需要这样做，你明白吗，需要！”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补充道：“我不玩牌，在爱情方面又不走运……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拼命干活！我还要以行动来证明的！”

“向谁证明？”维克多不明白他的意思。

“向自己。”

下了班，车间全体人员坐在茶馆里，闹闹哄哄的，维克多用叉子敲打着玻璃杯：

“让我说几句！”

“你这个半路杀出的筵席主持人！你来说吧，维克多·伊凡诺维奇。”

“伙计们，”他咳嗽了一下，嗓音嘶哑地说了起来。“我今天，说实话，为我们的法里特担心。我以为他也就到这个份儿啦，到了顶啦。现在我才明白不是这样。法里特，我要为你干杯。为我们所了解的你而干杯。当你当了总厂长的时候……是啊，是啊，别笑，我相信他还会当总厂长的……”

“那就再高一点吧！当部长！”不知是谁笑了起来。

“那又怎么了，部长也可以当嘛！”维克多严肃地继续说下去：“那好吧，等你当了厂长的时候，仍然还是你这个样，好吗？”

“在给我鼓劲啦！”法里特笑着与他碰了碰杯。

人群喧嚷地很久才散完。法里特和油漆车间的一个姑娘搂在一起走着。姑娘扶着他，他有点醉意。法里特站住了，拥抱着姑娘，吻她的脸颊和前额。

“乌里法特。”他低声地叫。

“我是列娜。你听见吗，我叫列娜……”

法里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母亲的联合工厂。他在跳动的织布机旁走着，感兴趣地看着梭子如何来回地穿行，如何织出各种颜色的织物来。

法里特的母亲同时照管好几台织布机。她从一台织布机走向另一台，

迅速地把断了的线重新结上。

法里特走到母亲身边，她转过身来，吻了一下儿子的脸颊，继续注视着织布机上的断线。法里特手中拿着一张住房分配证。

织布机屏息无声了，已经到了午休时间。

母亲和儿子在走廊里走着。母亲的女友们向他们走来，祝贺他们分到了新房子，亲吻他们。

巴尔诺也走过来了。

“祝贺您。”她说，根本没有看法里特。

“谢谢，姑娘。”母亲吻了她一下。

“您好。”法里特向她伸出手去。

“您好。”

“到我们家来吧。”法里特突然说道，他还握着她的手没放。“来帮我们搬家吧。”

巴尔诺看了他一眼，然后又看看母亲。

“我会来的。”她说。

法里特和母亲迁往新居。他们的旧宅的简单的家具装在卡车上还显得很空。

法里特的朋友们把剩下的东西包包捆捆装上了车，就在车帮里坐了下来。母亲坐在驾驶室。法里特和巴尔诺坐在沙发上。

卡车咕咕地响了一阵开动了。

法里特看着他们这幢在院子正中有自来水龙头的陈旧的、搬空的房子渐渐远去。

卡车驶过乌里法特的家，法里特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大门紧闭着。

阳光在沙发的镜子里闪耀，榕树叶子在微风中轻轻飘拂。拐弯时卡车摇晃了一下，巴尔诺差点没倒入法里特的怀里，姑娘不好意思地跳开了。法里特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突然，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地伸过一只手去抚摸她的头。

法里特的母亲手中拿着皮尺在这间还空着一半的屋子里来回走动，她这儿量量，那儿比比。

巴尔诺在擦洗窗玻璃。法里特在一扇有点歪的门旁忙碌着。

“你觉得怎么样，这儿能挂上一块壁毯吗？”母亲问。

“什么样的壁毯？”

“厂里的人答应给我弄一块。质量很好，而且还不贵，白俄罗斯的。”

法里特耸耸肩膀。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了一个男人。

“晚上好，”他高兴地说：“祝贺你们乔迁之喜。”

“谢谢。”母亲微笑着说：“请进来。”

“拉希德·鲁济耶维契，您好。”法里特不知怎么的跑东跑西地奔忙起来。“对不起，这儿乱糟糟的。认识一下吧，妈妈，这是拉希德·鲁济耶维契。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新居主要是靠他弄来的。”

“好，行了，行了。别夸大啦，法里特。”鲁济耶夫环顾着屋子说道：“我只是小小地放了一点劳。”

母亲不明白地看看儿子。

“非常感谢您。”法里特转身向着母亲说：“拉希德·鲁济耶维契是在分配名额之外为我们弄到了这套房子。”

“不要宣扬我们小小的秘密，”鲁济耶夫微笑着说：“我找你有事，法里特。”

他把法里特引到厨房里。母亲不安地观察到：他们尽力不让别人听见他们在说着什么。不久，客人走了。

法里特看到了母亲惊恐不安的目光，立即低下头，专注地去干活了。

“我从来没有发现你是……”母亲低声地说。

“妈妈，”法里特打断了她：“只是不要把苍蝇说成大象。好吧，他不过是放了一点小小的劳，友好地帮了一下忙。”

“我讨厌看到你。”母亲严厉地说。“要是我早知道这套房子是用什么手

段弄来的，我就不搬来了。”

“那是什么手段啊？！”法里特急了。“正常的手段！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也不能老住在象我们那样的破烂房子里啊！”

“你怎么辩解都可以，”母亲疲乏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只不过你不该这么做，法里特。我不愿意看到你这样。”

巴尔诺擦好了窗子，从窗户台上跳下来，解下围裙和三角头巾。

“好吧，我该走了，已经很晚啦。”她说。

“是啊，是啊，”母亲也忽然想起时间已不早。“法里特，你去送送巴尔诺。”

“要不，待在我们这儿吧？”法里特突然建议道。“地方很宽敞……”他向姑娘微笑。

“是啊，巴尔诺，留下吧。”母亲高兴起来。“明天我们一起去上班。”

“好吧。”姑娘大大方方地回答。“要不，我去弄茶来吧？”

喷雾器在车盖的表面喷上了一层均匀的漆。一个工人丢掉了压气机，摘下了防尘口罩。

“从哪儿弄来的漆？”走过来的法里特问道。

“顾客弄来的。”工人回答。

站在一旁的顾客点点头。

“您怎么能在一小时内就把事办妥了呢？”法里特仔细地看一个漆罐子，问道。“刚才您还跑到我这儿来，要我给您弄漆……可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变出来了呢？”

车间里的工人们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您给了他多少钱？”法里特问顾客。“请说出准确的数目来。”

“一百卢布……”顾客不知所措地说。

“还给他。”法里特看着那个工人。

工人掏出钱来，佯笑着，还给了顾客。

“把钥匙拿来。”法里特对工人说。

“什么钥匙？”工人不明白。

“你柜子的钥匙。”

法里特拿过钥匙，打开了小柜子。在最下面一层柜架上的工具中间有好多罐漆，各种颜色都很齐全。

“这是什么？”

“是用剩的。”工人阴郁地回答。

“用剩了三十公斤？！那你简直是个伟大的节约能手啰！你言，维克多，整整一仓库啦？”

“什么，要不，去把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的人叫来？”工人嘲讽地问道。

“也许要去叫的，现在你拿支钢笔写个申请。”

“申请什么！”

“你听着我叫你写什么？”法里特喊道。“你给我走，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

“法里特，别急啊。”维克多说。“我真不知道？你好像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你知道，这种事情常有的……”

“可现在就不会有了！”法里特看看所有的人。“不会有了！我是这里的领导，明白吗？不管是到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或其他什么地方，随你们愿意去哪儿都行！”

“你可以立功啦！”工人把法里特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居然有你这么诚实的人啊！”

法里特握紧着拳头，脸色苍白。

“别这样，法里特……”维克多低声地说。

“你倒是看看他啊！”法里特朝顾客站着的那个方向点了一下头。“他看着我们，笑着，心里把我们看作是一些投机倒把者、骗子手、小偷！可我们是工人，你明白吗？是工人！”

“宣传鼓动得够啦，领导。”这个工人摆了一下手。

“你听着……”法里特抓住工人的前胸，喘不过气来说道。“我母亲为了

这一百卢布在织布机旁几乎要站一个月。她腿痛、背痛……”

“我本人并没有去偷钱，”工人害怕地从法里特身旁走开去，“他们自己给我的，而且，还感谢我。”

“不，是你偷的！是你从象我母亲这样的人那里偷来的。从正派人那里偷来的！从诚实的人那里偷来的。”

工人垂着头，默不作声。

又过了几年。

法里特坐在办公室里，办公室的橡木门上挂着一块牌子：“总工程师”。

法里特正在看文件，忽然听到对讲器里有响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

“法里特·阿里耶维契，鲁济耶夫同志来找您。您有空吗？”

“可以，可以，您请他来吧。”

“你好，法里特！”刚走进来的鲁济耶夫大声地说。

“您好，拉希德·鲁济耶维契。”法里特与他握手。

鲁济耶夫很舒服地在圈椅上坐了下来，微笑了。

“在苦干吗？”他环顾着办公室。“我看出你相当顺利啊。可我还在下面找你……好样的，我为你高兴。”

法里特想尽量表现出很亲切的样子，但可以看得出：他不喜欢这个人。

“我对你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有时间吗？”

“家里还有点事。”

“家里的事跑不了的。”鲁济耶夫把一只手放到法里特的肩上。“下了班咱们去聚聚……到一个很叫人喜欢的圈子里去坐一坐。我们就在那儿聊聊。请相信我，别太吝惜时间！我们休息一下，松弛松弛，就象人们说的，把精神负担卸下来。”

“您知道……”法里特想要拒绝他。

“法里特，”鲁济耶夫责怪地说：“你变啦，我都认不出你啦……说实话：拒绝老朋友，可是羞耻的！”

法里特和鲁济耶夫走进了茶馆。

一条长桌旁坐着好多人。“戛普”①——这种独特的小晚会把人们都聚集到这儿来了，有些人由于业务上的联系聚在一起，也有些人则仅仅是因为朋友情谊而汇合在这里。现在“戛普”正是最热闹的时刻。

法里特环顾在座的人。这里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数在座的人都被眼前正在说着的俏皮的笑话吸引住了，没有发现他们的到来。鲁济耶夫让法里特坐在一个胖子身边。

“法里特，”他介绍道，“我跟您说起过他的。”

“沙里夫·奥索洛维契。”这个不认识的人和法里特握了握手。

“应该帮助沙里夫·奥索洛维契。”鲁济耶夫说。

“如果我能够的话。”法里特回答。

“你一定行！”鲁济耶夫笑着又转而对胖子说。“法里特有一双巧手！我不知道还有比他更行的能工巧匠！虽然他现在是大人物啰！我想他会帮助你的。是吗，法里特？”

“是怎么回事啊？”

“小事一桩。要把一辆汽车弄得象个样子。”

“不明白。”法里特惊讶地说。“为什么您不把车开到我们站上去呢？”

“你知道吗，”鲁济耶夫支支吾吾起来：“这是这么回事……总之，请你帮帮忙……”

“让我们为相识干一杯！”胖子斟上了白兰地。“为您的健康，法里特。”

法里特一饮而尽。一个服务态度周到的年轻人端来了烤羊肉。

“明天我等您，”胖子说，“早上十点钟。”他递上一张名片。“这是地址。”

“戛普”仍在继续进行。该轮到鲁济耶夫讲话了。

鲁济耶夫表示敬意地环视了一下客人们，久久地谈论着友谊和相互了解，还谈到彼此帮助和人道主义等问题。

法里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讲，忽然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肩膀。

① 乌兹别克语小晚会的音译。——译者

“这儿没人吗？”法里特听到声音转过身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乌里法特的父亲：“嗯，你好……”

“您好，”法里特点了一下头，“请坐吧。”

“我看了你很久。”乌里法特的父亲说：“可你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我不是一下子认出你来的，你该发财啦。我们多少年没见面啦？五年？还是六年？”他给自己和法里特都斟上了白兰地。

“你变了。”他仔细地看法里特说道。“嗯，来吧，为了我们的相见！”

他们干了杯。法里特看着他。乌里法特的父亲老了，目光暗淡了，头发全白了。

“老伴去年死了。”他嗓音嘶哑地说。

“是啊，我听说啦。”法里特撒了一个谎。

“关于我大儿子的事听说了吗？”

“没有。”

“没听说就别说啦。”

他们沉默不语。乌里法特的父亲带着一种痛苦的心情，甚至还有点嫉妒地凝望着法里特。

“所以现在我独自一人……”他打破了沉默。“星期日是你和乌里法特的生日。你来吧，我们聊聊。”他从桌旁站了起来。“来吧。乌里法特打电话来，也说要来的。”

法里特察看着一辆歪歪扭扭的汽车。车子的前部被挤压过，损坏得很严重，车盖竖了起来，车翼也脱落了。这辆汽车停放在大门紧闭的一幢私人住宅的院子里。

一个满脸长小脓疱的小伙子站在鲁济耶夫和车主——也就是那个胖子身边，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看来，他是车主的儿子。

“你看，能把它修好吗？”鲁济耶夫问。

“怎么不能？”法里特说。“说实话，要是在站上修就方便多了。那儿工具、起重机都有。”

“这里也什么都有啊。”鲁济耶夫指指有一个地方的宽敞的汽车库那边。
“连焊接机都有。如果还需要什么，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不成问题。”

法里特仔细地察看汽车前面的一块镀铬的板壁。这块壁件被细心地擦洗过了。法里特从缝隙中伸进手去，用手指在板壁的背面摸了一下，手上留下了褐色的、粘糊糊的东西。

“出什么事啦？”鲁济耶夫紧张起来。

法里特捻了一下手指上粘糊糊的东西，发现这是已经干凝的血迹。长脓疱的小伙子惊恐地看着法里特。

“有国家汽车检查局的证件吗？”法里特突然问。

“什么样的证件？”鲁济耶夫笑了起来。“你干什么啊，法里特？”

“有没有国家汽车检查局的证件？”法里特又把自己提出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没有证件，没有！也不会有！”车主粗暴无礼地说：“而且也不是为了让您来查证件才请您来的。”

“这是血！”法里特说。

“你把什么人给带来啦？”屋主责备起鲁济耶夫来了。“这是个敲诈勒索的人！”他对着法里特嚷道。“怎么，你想多要钱吗？不用怕，我们会给你的。”

法里特擦了擦手，厌恶地把手帕扔了，向门口走去。鲁济耶夫追了上去，抓住他的手。

“你到那儿去啊，法里特？”

“把手拿开！”法里特厉声地说。

“你什么都忘啦，你这个窝囊废！”鲁济耶夫似乎要跟他做交易。他的眼睛恶狠狠地眯成一条缝，皮肤下的青筋绷得硬硬的。“好吧，你别玩花招啦。”

“把手拿开！”法里特又说了一遍。

“你就这样的啊？！你飞起来了，就是说，成了雄鹰啦！成了鸿鸟啦！”鲁济耶夫说：“你知道吗？你怎么飞上去的，还会怎么飞下来。”他放开了法里

特的手。“你要相信，你不会顺顺当当的就这样过去的。你会摔得粉身碎骨的！”

“你不要吓唬我。为你自己担点心吧！”

法里特走出院子，砰的一声关上篱笆门。

星期日早晨。巴尔诺在厨房里准备早餐。

母亲走到熟睡的法里特身边，推了他一下。

“起来吧，法里特。”她吻了一下法里特的前额。“祝贺你！”

“谢谢，妈妈。”法里特微笑了。

在他身边的箱柜上放着一双新的便鞋。

“这是我给的。”巴尔诺把一个装着手表的小盒子放到了桌上。

“我也有……”五岁的女儿来到了床边。她递过来一张纸，上面画着一朵花。

法里特起了床，挨着个儿吻了大家。随后走到浴室。他久久地望着镜子里自己的映象，若有所思地擦着脸。

当他从浴室出来的时候，脸已经刮得干干净净的，样子很精神。他忙着穿套服。

巴尔诺看了丈夫一眼。

“你莫不是去赴约会吧？”她微笑着问。

“是啊。”法里特回答：“去和童年会见。”

“那公园呢？”女儿哭闹起来。“你答应要去的。”

“我们要去的，要去的。”法里特说。

“晚上有客人来，别忘啦。”母亲提醒他。

篱笆门是乌里法特的父亲来开的，他手中拿着一个锅铲。

“进来，进来，法里特。”他由衷地高兴起来，忙着把法里特让进院子，并吆喝那条老狗走开。

乌里法特家的院子显得凄凉荒芜。围墙上的灰泥剥落了，龟裂的沥青

小路上长满了青草，只有角落里的那个炉灶还冒着烟。

屋主人把法里特引到了大家熟悉的平台上，请他坐在桌旁。

“我就这样一个人住着，”他微笑着说，“自己给自己当家作主。”

“那其他人哪儿去了呢？”

“都四处里散啦。请原谅，我那儿还有羊肉饭呢。我去一下就来。”他朝炉灶那里走去。

法里特环视了一下周围，看见乌里法特的照片还挂在原来的地方，只是褪色了，蒙上了斑斑水迹。

“法里特，拿点盐来。”乌里法特的父亲喊道。

法里特拿起盐并走到炉灶那边。

“我总是不习惯在煤气灶上做羊肉饭。”乌里法特的父亲笑了。他撒上了盐，接着往下说：“大女儿，你还记得她吗？她也走啦，找到了一个好小伙子，”他嘿嘿地笑了一声，“和她趣味相投的，一起走了。他们住在哈萨克的一个地方。”由于有烟，他眯缝着眼睛看了法里特一眼：“你怎么没有问起乌里法特呢？”

“她不是今天要来吗，我会跟她谈谈的。”

“她不来。”父亲叹了一口气。“仅仅是因为我想见到你，所以就骗了你。请你原谅。”

法里特默默地听着他在说。

“我总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乌里法特的父亲沉思着说。“我很容易后悔，可要真正承认自己的所有错误，那就困难得多了。我过去喜欢过你。关于你的情况我上次在茶馆的‘戛普’小晚会上都听说了。你是好样的！你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建立了生活。我把你看错了，大大地看错了。而且还不光是在你的问题上错啦！”他挥了一下手，抽起烟来。“我没有家啦，法里特，你明白吗，没有家啦。孤独一人便于好好思考。我想了又想，明白啦，是我自己毁了自己的家，就是用这双手毁的。虽然我一辈子都认为我是在建设家庭，巩固家庭。很可笑，是吗？”

他把羊肉抓饭端起来继续说道：“乌里法特的生活也不顺心。她是一头

裁到底了。她的丈夫……我还以为他会有出息的。可他是个窝囊废，连娘儿们都不如。她离开了他，她做得对。”

他沉默不语地挑拣着大米。突然，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要不，一切都重新开始？啊？你娶乌里法特吧。”

“不，”法里特低声说。“我和她什么也不可能。一切都已经过去啦。再说我也结婚了，我还有孩子。请原谅。”

他帮着把羊肉抓饭端到桌子上，就朝篱笆门走去。

“再见。”走到门口，他说。

“再见啦。”乌里法特的父亲站在冒烟的炉灶旁，两只手还在挑拣大米。

公园里的木马在旋转，船形秋千在摇荡。

法里特带着女儿在林荫道上走着，风把小女孩手中的气球吹走了，吹到湖那边去了，女孩跑着去追气球。

气球掉到了水中，飘在水面上。女儿哭了。法里特攀附着河柳的树枝，想要去取河面上的气球，可树枝断了，法里特跌入水中。

法里特从头到脚湿淋淋地从水中出来，但手上拿着气球。他和小女儿一起高声而幸福地笑着。

远处响起了轻轻的乐曲。乐曲声在公园上空掠过，直冲云霄。

别了，夏日的绿茵，

别了，忧伤啊

那光明的远方，

再也不能到达。

记住这绿色的夏天，

记住这短暂的夏天，

记住，夏天告诉我们：

要相信、期望和等待。

乐曲轻柔而忧伤，它响起了一遍又一遍……

它伴随着凋落的红叶的沙沙声和橡实果落在秋装的大地上的闷沉的敲击声……

乐曲响彻在呼啸的寒夜里……

它也汇入到春天融雪的水滴声和三月的小溪的潺潺声中……

乐曲迴荡在白色的城市上空。瞬息间，它让人们忘却了忙忙碌碌的日常琐事，让人们蓦地里侧耳倾听它那动人的旋律，并凝然不动地站立着仰望天空，默默地思索何以我们所享有的时光是如此短暂，而永恒却如此无垠。

火车在长满枯萎的干草的褐色草原上行驶。

法里特站在卧铺车厢窄窄的过道里，眼望着窗外。他的脸晒黑了，也被风吹得粗糙了，这样更衬托出他已经变白的两鬓。

车窗外，灰色的田野、山丘徐徐飞掠过去。车轮不断地在铁轨接合处敲出细碎的响声。

车厢里来了一伙喧闹的年轻人，他们身穿粗帆布防雨上衣，肩负沉重的大背包。

法里特回到了自己的卧铺包房。

“请吃吧，”同一包房的邻铺位的人切下一段灌肠对他说：“马上就要给我们送茶来啦。”

法里特在桌旁坐了下来。列车员拿着茶壶进来了。邻铺位的人在茶碗里倒上了茶，端给法里特。

忽然听到扬声器里一阵响声。

“请注意！从塔什干开往昆格勒的第184次列车的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

“请喝茶。”邻铺位的人把茶碗往法里特跟前推了一下。

但法里特没有听见他的话。他全神贯注地在听扬声器里的那个声音：“我们本次列车的乘务组向乘客们表示欢迎，并祝大家旅途愉快。”

法里特站了起来。

“现在我们开始播放我们的乘客点播的音乐节目。”

法里特走出了卧铺包房。

“请问，你们的广播室在哪儿？”他问一个列车员。

“在头一节车厢里。”

法里特几乎是奔跑着找去的。所有的卧铺包房的扬声器里都传来了这个熟悉的声音。

到了头一节车厢，他随便推开一扇房门，只见里面坐着几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他道了一声歉，又推开了另一扇门。

乌里法特手中拿着一盘盒式磁带背向着他坐在麦克风面前。法里特站在门口，由于刚才走得过快而喘着粗气。

乌里法特转过身来，慢慢地起立。她手一松，那盒磁带掉了下来，在地下滚动，磁带都散出来了。

广播站这间堆满器材的包房似乎隐退到遥远的什么地方去了，车轮的碰撞声也消失了，乐曲声和所有的声音都不复存在了。乌里法特抬起头来。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

“你好。”法里特说。

乌里法特似乎想说什么，但却只是点了一下头回答了他，随后低声地说：“你干嘛站在门口啊？”

法里特走进这间拥挤的包房，把门带上了。

“你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我吧？”她想装出笑容来。

他们坐在她的广播室里。火车摇摇晃晃地行驶着，窗外，天色已暗了下来。乌里法特取出烟来，抽了起来。

“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吗？”她声音低沉地问道。

播音室房顶上的暗淡的灯光照在她脸上。她望着窗外，窗外是黑漆漆的夜。

“我老了吗？”她问。

“没有。”法里特回答。

忽然有人敲门。

“进来，进来，请进来。”乌里法特说。

一个女人进来了，好奇地看了法里特一眼。

“克拉娃，”她象对一个老熟人那样，微笑着向法里特伸出手去。“我拿一件上衣就走。”她在一个提包里翻找着，一边看看法里特。

“我们出去吧……”法里特站了起来。

他们走到过道里，来到车厢连接处的那块地方。

火车开得很快。车轮在铁轨接合处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一节节车厢在拐弯时叮叮咚咚地响着；车门嘎吱嘎吱不停地时开时关。

乌里法特脸对着窗户站着，法里特搂着她。她似乎正期待着他的拥抱，忽然猛一下转过身来，把脸埋在法里特胸前，抽泣起来了。法里特抬起她的脸来，吻她的前额、眼睛和嘴唇。

“法里特……法里特……”她望着他的眼睛，抚摸着他的眉毛，低低地说。

车厢连接处的门敞开了，一群吵吵嚷嚷的旅客涌了出来。

乌里法特立即离开法里特，把前额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法里特走近她，搂着她的肩膀，她突然闪开了，忧郁地看着他：“别这样！”

“乌里法特。”法里特不知所措起来。

“别这样。”她低垂着头。用手抚摸着脸，似乎要抹去刚才的吻。“对我，对你，都别这样。我们回播音室去吧，这儿太冷。”

……他们坐在播音室里。

“你明天早上要下车啦”乌里法特说。

法里特惊讶地看了她一眼。

“你怎么知道我哪儿下车？”

“关于你我得知道很多。”乌里法特忧郁地笑着。“比如你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还有，你领导着一个很大的汽车运输企业。我有一次见过你，本想到你跟前去的……”

“那怎么没来呢？”

“不知道。”她沉思着，随后又笑了起来。“当我知道你离开了你过去的

工作时，我非常为你高兴。我想，连你也……”她不说了。

“我怎么啦？”法里特问。

“我想连你也变成你曾经痛恨过的那种油腔滑调的人了……但你还是你自己……”

法里特握住她的一只手。

“你能给我写信吗？”

“我写过。三年内给你写了一些长信。”

“我一封也没收到啊。”

“我没把这些信寄给你。只不过写写而已。这些信都在家里。”窗外，在黑暗中疾驰而过的一列火车晃过去了。“我给你写过信，自己设想了你的回信，又给你写。信中写了所有的事情。写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拍打我们的窗子的干沙子。也写了异国他乡的土地和那些不相识的人们。我还写了我们俩的事。我想了很多。想到一切都怪谁。在我身边的是我丈夫，可在我内心，在这里，却是你。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离开了他。他曾经想拽住我，用金钱、恐吓等手段。还想夺走儿子……我一走了事。我没有回家去，自己租了房子。多少次我曾想给你打电话，想和你见面。但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知道你有了孩子。”

法里特眼睁睁地望着她。

“有一段时间很不好。非常不好。什么样的想法都有。可后来就平静了。我经常想起你，这对我就已经足够啦。”

窗外，轰隆声越来越近，一辆对开的火车疾驰而过。

“为了纪念你，我给儿子起名法里特。他很小的时候就生病。我拒绝了孩子的抚养费，钱不够，只好回到父亲那儿去。”她的声音颤抖了。“需要有人帮助我，父亲帮助了我。我来到了这里。我自己向父亲提出请求来这儿的，因为我不想住在塔什干。就这样，我在这条钢铁干线上已经奔忙了三年啦。”她嗤的笑了一声，沉默了一下，又补充道：“只不过你可别以为，我感到自己是不幸的。说实话！一切都过去了。剩下的只有一片柔情。”

窗外，天已经亮了。乌里法特关掉了房顶的小灯。温暖的曙光照在她的脸上，照见这是一张忧伤的、若有所思的、美丽的脸。法里特细细地端详她的脸。不，她没有老。只是鬓角上象一条细细的小蛇似地蜿蜒着一绺白头发。

“一会儿你就到站啦，走吧，你还得整理整理东西呢。”

“乌里法特。”法里特说。她应声抬起了头来。“我不下车了。跟你一起在车上。”

“不，”她推了一下他的手。“别这样。火车到站只停三分钟。你要来不及了……”

“乌里法特！”

“我请求你！”乌里法特几乎要嚷起来了。

法里特站起身来。

她低垂着头沉默着，随后说道：“再过两天我往回返，还是这节车厢。然后，再过一星期，又走。”她看了法里特一眼。“去吧，我请求你。”

法里特走出播音室。火车减慢了速度。出现了车站上的建筑物，还有水塔。

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拼命地朝法里特奔来。他扑到父亲的脖子上，紧紧地拥抱他。两个稍大一些的小姑娘急急忙忙地沿着站台走来。

拥抱了孩子之后，法里特望着乌里法特。乌里法特向他挥了--下手就走到广播室的最里面去了。

法里特和孩子们一起在站台上走着，不时地回头顾盼。乌里法特从广播室的暗处看着他。她见到了一辆记忆中的有三个轮子的自行车，但却是五个座位……

火车开动了。有一段时间自行车及其全体人员和火车并行地走着。自行车从站台拐到了小路上，隐没在长得高高的草丛中，时而又出现了。

法里特看着远去的火车，用目光寻找乌里法特的那个窗口。

“忘了什么东西吗？”巴尔诺问他。

“哦，没有，没什么。”法里特回答，继续往前行进。

自行车向水库的堤岸驶去，并沿着黄色的浅滩迅速地远去了。

过了两天，法里特捧着一束田野上采来的鲜花望着火车徐徐进站。头一节车厢在他身旁掠过，他跟了过去，直往车窗里看。车门口出现了乌里法特。

他们站在小车站的空荡荡的站台上，彼此交谈着。

随后法里特跟在离去的火车后面，挥着手。

雪花徐徐飘落着。法里特和乌里法特撑着同一顶伞站在车厢旁……

春天又来到了。他们又站在车厢旁。盛开的樱花瓣在微风中旋飞。他们彼此交谈，脸上呈现出一片淡淡的哀愁和脉脉的柔情。

法里特走在徐徐开动的火车旁边。火车轰隆轰隆地越走越远，隐没在清晨淡蓝色的烟雾中。不知从哪儿，仿佛随着一股清风飘来了那支熟悉而又忧伤的乐曲：

短暂的夏天，

短暂的夜，

短暂的相见，

短暂的梦，

记住这绿色的夏天，

记住这短暂的夏天，

记住，夏天告诉我们：

要相信、期望和等待，

道路啊，道路啊，

何处是尽头。

从春天到春天，

莫再歌唱。